

啸声渐远

怀念邢啸声先生

李磊

避免的、合理的，但是更重要的你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工匠还是当做一个艺术家，如果你当做一个艺术家，你就去问人家大师为什么要画这个题材，是怎么想的，是怎么表达的。”啸声先生主张艺术学习和创作都要追根溯源，知其所以然，不能只盯着技法皮毛而忽略了文化的根本。

先生在巴黎时很穷，但是他说：“穷也要有骨气，穷也要不失体面！”他靠教课、讲座、卖书画积累了一点可以买书、买胶卷的钱。因此啸声先生对稿费看得很重。有一年我请先生来中华艺术宫（上海美术馆）讲座，事后两个多月没有给他稿费，他先问工作人员，后来忍不住找上门来问我为什么不给他稿费，我说现在支付流程比较复杂，要有个过程，稿费肯定要付的，他才悻悻离去。

啸声先生交游特别广，可以说他是与二十世纪末西方重要艺术家交往最多的中国学者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开始编著“20世纪欧美具象艺术”丛书、“世界雕塑家之林”丛书、“今日世界艺术”丛书、“当代欧美具象艺术”丛书等，持续近三十年。这三十年来中国艺术学子都从啸声先生不懈的工作中受益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啸声先生是上海人，尽管工作生活大部分时间在北京，偶尔也会来上海女儿家小住。通常春秋气候宜人时来上海，他说：“我冬天不能来上海，你们冬天不取暖，我气喘得厉害，呆不住。”有一次他来我画室，一幅幅翻看我的作品，他把两幅画拿出来并靠在墙上说：“你看哪张好，哪张差点？”看我一脸茫然，就接着说：“这张好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这张有‘眼’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一张好画一定要有‘画眼’，就像写文章要有‘文眼’，作诗要有‘诗眼’。‘眼’就是主题思想，就是传神的节骨眼，有了‘眼’画才精神，才提气。”此后我一直记着先生的教诲，每有创作都要精心构思谋划“画眼”所在。

先生为人耿介，言谈时有愤懑不平，但是转瞬说的还是他的学问和理想。有一次我去北京看他，他请我吃了烤鸭，然后带我去他家坐坐。他住的是老教师公房，房子很小，他的书房估计不到十个平方米，两人在屋里就转不开。进屋好像右手边是落地书的书架，左手边也堆满了书，还挂着一幅西方艺术大师赠送给他的作品。他用许多艺术品鞋盒子，里面装满了写书的条目卡片，这是那一带人做学问的笨功夫。他说他要编一本书，要把西方古代美术中的基督教典故和人物都整理清楚，便于后人考察研究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圣乔万尼是谁吗？”我说：“圣乔万尼就是圣乔万尼啊！”他说：“不对，圣乔万尼就是圣约翰，英语里叫约翰，意大利语里叫乔万尼，其实是一个人，如果你搞不清楚就会以为是两个人，那你怎么去谈画，怎么去作研究呢。基督教里的许多人物在英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、德语、俄罗斯语的发音都有所不同，所以基础研究很重要。”

他撰写了三大部的《西班牙绘画》，他还要写墨西哥绘画，他说：“墨西哥绘画相当好，但是我们时髦看美国、看西欧，不重视拉美艺术，瞧不起人家。其实拉美艺术比我们现在好得多。”

我最初一次见到啸声先生是2016年初，《博特罗在中国》大展移师中华艺术宫（上海美术馆），先生见到我就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你们不请我，博特罗请我来，他重情义，他来中国第一个就找我。”确实，博特罗与先生是老朋友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巴黎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也是啸声先生第一个把博特罗介绍到中国，使我们看到博特罗创作的胖胖的人物造型和深邃的精神世界，也使博特罗在中国闻名。博特罗出入公开场合总是挽着啸声先生，看得出先生很高兴，他觉得被人尊重了，他的付出很值得。

其实啸声先生的付出真的没有白费，千千万万的中国学子看他的书，受惠于他的艺术传播，他的修养融入了许多艺术家的创作，他的精神因此而不朽！啸声先生可以开怀大笑！

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于上海金雨路工作室

满山遍野的柿子红了，这是深秋山野之间最亮眼的风景。

在漫长的光阴中，人们通过实践总结出来，许多植物都可以作为染料，绿茶、红茶、柿子叶、苏木、五倍子、紫草、荔枝皮、山竹等常见的植物，都可用来做植物染。而许多人并不知道，柿子，亦可作为染料的一种。

你不知道的柿漆

把还没成熟的青色柿子果实采摘下来，捣烂，置于缸中，加入清水搅动，放置若干时，将渣滓除去，剩下的胶状液，即为柿漆。

这东西始载于《本草纲目》，算得是一味药——别名柿涩，药味苦涩，功效为平肝、可降血压。用现代科学观点来看，这胶状液中含鞣质样物质柿漆酚（shibuol）、胆碱（choline）、乙酰胆碱（acetylchline）。《现代实用中药》中提及，“治高血压。柿漆一至二匙，用牛乳或米饮汤和服，一日二、三次。”

但这柿漆平时并不能接触到。有一次，一位朋友在日本留学，无意中发现在日本乡间一个叫“大河原”的地方，还有这样的柿漆厂。工艺也并不复杂，也是将未成熟的柿子榨出汁来，然后去除渣滓后沉淀，沉淀几年后可当作油漆来使用。据说日本的柿漆工艺，也是从中国学去的，最早可追溯到明朝。

日本的漆器很有名，以致 japan（漆器）成了“日本”的英文国名，就像 china 之于中国一样。日本的漆器大多是生活器皿，建筑、梁柱及大型家具倒不太多上漆，一般只在原面上涂一层天然的防护涂料，而柿涩（或叫柿漆）就是常见的一种。

日本的传统柿漆制作方法，一般是在8月底、9月初，将尚处于青果期的柿果摘下，放进布袋，再把布袋放入石臼，以棒槌压榨出汁，将果汁装瓶后，埋在地下或是放置在阴凉处发酵并保存，待用时取出。另一种方法，就是把青果采摘、切片后，放入装满水的容器中静置一夜，之后加水搅拌均匀汁状，静置一年发酵。

用柿子制作的油漆，因其来自天然，确是相当环保。化工油漆中含有甲醛及其他许多对人体有害的成分。因此日本研究人员还研究，在柿漆的基础上，加入胡麻油、桐油、米蜡等其他纯天然材料，形成别的天然油漆产品。

难道源自中国的柿漆，反而在我们自己这里却消逝了吗？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2018年春的一天，我来到杭州富阳乡间，寻访隐藏在这里的纸伞手艺人。起源于清末民初的富阳纸伞，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，畅销于各地，老百姓外出，纸伞是必带之物。“晴带伞、饱带饭”，民间谚语里隐藏着生活的智慧。

金竺村是个山清水秀、遍山翠竹的小山村，我在这里找到了一家完全依靠手工艺制作纸伞的作坊。作坊主人吴荣奎，年近古稀，从当年学做纸伞至今已逾四十年，而今已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富阳纸伞所用的纸都是“皮纸”，即树皮做的纸，也叫桃花纸。树皮做的纸纤维坚韧，牢固，不容易破。北京质量检测中心检测过，一把富阳纸伞开合两千次左右都不会坏。富阳纸伞所用材质纯天然、环保、无任何化学材料。韧性极好，伞骨经煮晒、染色，结实耐用，能防虫蛀，伞面绘有传统的手绘花鸟、富春山水图案，也有清一色大红、鹅黄、淡紫等，雅致天成。在制作过程中，所用的胶水，是木薯淀粉胶水，手工自制，这种胶水黏性特别好，纸伞不会脱胶。而纸伞所用的油漆，更为讲究，一般是桐油和柿子漆。

“我们把青柿子或白柿子捣烂以后，放到锅里煮，煮到270摄氏度到280摄氏度，再盛出来放凉，那个透明的东西就是柿子漆。”

用桐油上漆，颜色会慢慢变黄，而柿子漆则不会变色。“这些都是老底子传下来的手艺。”吴师傅说。

同样，在杭州余杭区瓶窑镇的西坞村，也有制作纸伞的手艺人，并且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探访。在其中一次探访中，手艺人透露他们是如何完成伞面的工艺的——

“做好伞骨后，接下来是穿伞，穿伞得用丝线，而非棉线。然后是糊伞，用桃花纸做伞面，浸到柿子漆里……柿

柿染：植物之色

周华诚



用柿子插一个花艺术作品

子漆是在油柿青的时候，打浆、入水、发酵。最后，刷桐油，防水。挂屋里阴干。”

其实柿漆还是制作黑纸扇的重要材料。杭州的扇子，与杭州的龙井茶、丝绸并称“杭城三绝”，其中黑纸扇的制作工艺，比其他纸扇更加复杂，采用的原材料几乎全部为天然物。黑纸扇的牢固性、实用性、美观性、传统性是其他白纸扇无法比拟的。

和纸伞一样，黑纸扇也是传统产品，以“毛全本”“全棕本”为上品。“毛全本”用六年以上冬竹劈削后制成，“全棕本”用高山棕竹作扇骨。黑纸扇的扇面，也会画上各种美丽的图案，有金银色画，有彩绘，有融雕刻和绘画于一体的铲贴画，还有用金箔、银箔刻成的图案与人物，可谓匠心独运。因此，黑纸扇在清代还是贡品。

黑纸扇的秘密，也在质地绵韧的桑皮纸扇面上反复涂抹了柿漆，才变得乌黑透亮，使其雨打不透、日晒不翘，经久耐用。

柿漆的工艺

南京艺术学院李雪艳在《尊卑贵贱，望而知之——明代草木染色与等级制约》一文中论述了明代历史中草木染色与帝王、官员、庶民不同身份所用染色材料的不同。这位学者对于草木染色的研究造诣颇深。在她的另一篇学术论文《中国的柿——民艺个案研究一例》中，则详细记录了地探访民间染工如何运用柿染工艺的过程，包括对国内唯一一家从事柿漆加工生产的企业作了详细的记录：

成立于1987年的淄博世佳保健品有限公司……最初是作为相家村乡办企业而成立，原厂址在临淄区相家村村委会院内，1991年搬至淄博开发区，由原名“临淄柿漆厂”改名为“淄博世佳保健品有限公司”。企业性质也由过去的乡办企业转变为中日合作企业……该企业充分利用本地湿柿资源，为日加工柿漆作为食品添加剂与酒类澄清剂。

由此看来，柿漆不仅是一种油漆涂料，也可食用——这与《本草纲目》或《现代实用中药》提到的意见一致。毕竟，柿子本来是一种可供食用的水果。

一枚柿子挂在树梢，既可能在尚未成熟时摘下，用于制作柿漆，也可能在成熟之后摘下被食用或制作成柿饼。这完全取决于柿农。而柿农的举动，则取决于当年的柿果行情。

这家柿漆企业，在日本客户投资之初，考察了各个不同品种的柿子，决定以青州牛心柿为制作柿漆的原料。牛心柿也是制作柿饼的上好柿源。这就使得如果青柿果价格太低的话，柿农就会惜售，后来济南一带的柿子也成为他们主要制作柿漆的柿源。

在浙江上虞的丰惠镇夏家村，人们

则以散步的形式制作柿漆。制漆人陈永达会在处暑前后来附近的村庄，收购柿农们刚采摘下来的柿果。这种柿果，叫做油漆柿。一般种植在房前屋后或是村庄附近的山上。采摘时节也很重要，因采摘的是未熟透的涩柿，所以时间一般在处暑前后一周内为宜，时间太早，则柿油产量低，黏度也不够；时间太迟，柿果已经成熟，果子的部分成分已经转化，就榨不出太多的油了。

人们用长长的竹竿，或细长的木棍，直接敲击果实，以便把柿果击落。如果竹竿也够不着，人就需要爬到树上去。看起来这样的采摘显得随意了些，但没有关系，即便是柿果摔破了，只要在上面没有沾上太多的污泥，也不用特意清洗。有没有破损，对后面制作柿漆都没有影响。
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绍兴市兴蒲村人民扇厂的工人曾做过试验，把自家的黑纸扇与日本进口的纸扇分别放进水里浸泡，放进沸水中蒸煮，放在日光下曝晒，三个步骤各12小时，36小时后，他们的黑纸扇仍完好无损，而日本纸扇已经自动裂开损坏了。这个举措表明，柿漆的工艺发挥了强大的作用。

“柿漆作为粘合剂，用在黑纸扇的制作中，要用到2-3次，第一次用来糊面，第二次用来调灰，第三次会把柿漆在容易破损的折痕部分再刷一道，这样来增加牢度。”

我曾经到日本寻访过制作纸扇和团扇的手艺人，他们对于自己的手艺是极为自信的，一方面，日本有着历史悠久的匠人传统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对手艺确实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。即便如此，日本的纸扇也在绍兴的黑纸扇面前败下阵来。如果这一试验无可挑剔的话，黑纸扇也是足以令人感到自豪的。

然而不幸的是，人民扇厂还是在若干年后解散了。谁也打不过时代。再好的产品如果失去了它的时代，也就等于英雄失去用武之地。当越来越多的村民，因无人收购柿漆，而砍倒了他们的村，因无人收购柿漆，而砍倒了他们村三百年的老柿树；当繁琐且耗时间与人力力的柿漆工艺越来越失去市场时，他们所能做的其实相当有限。

柿染之美

手工艺的消失总是这样快速，快得常常令人猝不及防。原先的柿漆工艺，在传统中国并不罕见。例如在竹编工艺中也会用到，有的人家在女儿的嫁妆中，常有针线筐、火盆、食品篮等几样竹制品。在清漆与树脂漆尚未流行、染料工艺也没有普及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，人们常常会用柿漆作为涂料与染料。除了给竹器染色的功用之外，这个工艺还有很好的防止虫蛀的功效。用柿漆涂木器涂上一层，同样具有防潮防腐的作用。

在柿漆之外，还有一样专门用于染色的工艺，叫柿染。柿染源自中国，中国是世界上柿子产量最大的国家，也是最早利用柿子染布的国家。柿染通常在农历七八月进行。那时柿子还是处于青涩的状态。青涩柿果含有丰富的单宁。将青柿子榨汁，过滤，把汁液涂抹在布料上，就可以染上颜色——我们可以想起，当年少时爬上柿树的嬉戏后，衣服上也会留下一些洗不掉的汁液颜色，即便是吃柿子，柿液不小心沾染在衣服上，那污渍也不易去除。

经过柿染的面料，笔挺且防腐，出汗后也不会有异味，随着阳光的照晒，衣料上的颜色更会加深，所以日本称柿染为“太阳之染”。

用柿子染色，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，主要国家是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。10世纪的时候，日本的平安时代，柿染的服装主要是当时下级武士所穿，柿子汁也经常用于治疗烧伤和降血压。韩国济州岛当地居民，至今还以传统的柿染服装作为工作服。如今，知道柿染的人并不多，也很少有人去亲手制作。

不过，即便如此，当我在淘宝网的搜索框里打出“柿染”二字并敲回车键之后，网站依然提供给我许多信息。其中一款天然柿染染料商品来自福建宁

德。店家在“详情”里说明，这是“熟柿漆，可直接上色，无需曝晒，无媒染也可上色”。

仔细查阅这些结果，也令人稍感尴尬。柿染这样“很中国味道”的工艺，往往卖家会注明“日匠”“日式工艺”这样的字眼，明明是自己的东西，却要标上一个外来的名头，似乎这样它能带上一丝异域的光芒。

许多好的工艺，我们正在慢慢丢失。我曾在一本描写日本京都风情的书里读过柿染的场景。那本书的作者维尼夏·斯坦利-史密斯，是一位英国人，后来在日本京都乡间生活，住在一幢百年老房子里，种植庄稼也研究香草，过着幸福的田园生活。在她写的那本《京都山居生活》的书里，她写到一个柿染工作室。直到今天，许多读者还能循着这本书，找到那家工作室。

在很多人看来，柿染的地位是仅次于蓝染的（也就是蓝印花布的染法），它的色泽，呈现出不同于蓝染的另一种独特的美感。

柿染作为古老的民间工艺，有很好的防水、防腐、防蛀效果，所以常常用于编织渔网、染色纸张，并用染色纸张制作成蒲扇、衣服、伞等各种适用于柿染的日常用品。

柿染的过程，可以把未成熟的青柿采摘，粉碎，压榨，产生青涩的液体，待发酵完成后，把汁液涂抹在物体表面上。也可以把布料或面料浸入汁液中，就会形成均匀的染色效果。之后，染色过的物体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会产生特有的鲜亮的色泽。

不过，若是使用熟的柿子，也是可以。

有人用做柿饼时削下来的柿子皮，煮成一锅浑浊的汁，滤去渣滓，投以锈铁锅作染媒，再把织物也放进锅里煮一煮。在几分钟内，翻动物体使其染色均匀，然后取出来，在清水里漂一下，拧干后在太阳底下晒干即可。

投入生锈的铁器，是因为铁锈的成分是三氧化二铁，可令染物发色鲜明。这染色的方法是很简单的。那位朋友在朋友圈晒出的衣服照片，透着一种昏黄或赭红的颜色，又是柔和内敛的色调，仿佛还有一点茶色，有如旧物，令人感到熟悉和舒适。据说柿子树叶什么的，也可以作为染料试一试。如果我在乡间生活的书里也会试一试吧。

“使用柿染布包时，如果能感受到自己将太阳、风、青涩柿子的力量连接到了一起，那就是一种理想状态。不过多地考虑自我，尽可能地排除各种限制。从根本上来说，那是对受到自然恩惠而形成的柿染布料的一种礼赞。”

这是日本柿染作者富泽恭子，在北京国子监街开柿染作品展时活动预告里的一段话。2017年8月底，这位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从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工艺工业设计系纺织专业毕业的姑娘，还在大二时，因无意间接触到柿染，就迷上了那一种“人与时间、人与自然交融而形成的艺术”。经历了毕业后后的迷茫期，富泽恭子毅然决定踏上成为柿染创作者的道路。后来，当然了，她居然因为玩柿染，玩出了那么多花样，而且受到那么多年轻粉丝的追捧，并且，还把展览办到了北京。

不过，当我看到那些散发着好看的古旧色泽，粗犷而又内敛的质感的布包作品时，我也忍不住喜欢上她。能够有一件事可以为之痴迷，那是多幸福的人生。

植物的颜色

富泽恭子所从事的“柿染”工艺，是草木染工艺的一种。草木染因为原料取自于自然，在色彩上也具有自然的魅力，颜色也从草木中来，雅致，柔美，含蓄，婉约，因而玩草木染的人也渐渐地多起来。

不仅蓝草可以用于染布，就连紫甘蓝叶、栗子壳儿、洋葱皮儿、梔子果儿、茶叶末儿之类的植物残渣，也可以染出不同颜色的东西。也有一些介绍草木染的书，介绍煎煮染、生叶染、鲜花染、扎染、云染在内的多种中国传统染色工艺，以及红花、栀子、茜草、玫瑰等几十种经典染材的用法。这也让更多人有机会认识到草木染的乐趣。

说起来，柿染算是草木染的一种，但与多数草木染的区别在于，多数草木染是在染色时就把颜色附着在织物上了，而柿染则会先在织物接受阳光曝晒之时，越来越让颜色呈现出来。也因此，日本人会把柿染称作“太阳之染”。

柿染既可简单地以染煮进行，也可以试着用浸染、绘染的形式进行。柿汁具有丰富的天然单宁酸与胶质，可使纤维产生极优异的色牢度，耐洗耐晒，时间越久，显色越深，随着使用的加深，还可带出皮革般的质感。土黄、黄褐、深褐到焦褐、灰黑，这些颜色的变化都是柿染的色泽。这是一种质朴的颜色，厚重且沉稳。再用笔进行创意绘染，还可以创造出更多变的颜色吧。

（本版配图均由作者提供）



左：老底子的油纸伞也会用到柿漆工艺 右：柿子是秋天的风景



笔会

谈艺录